

古人如何读书

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,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份重要、丰富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宝贵遗产。

在大多数人中,流行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,一是应试读书,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。后者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,即使是在校大学生,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也不在少数。

举个例子,如果要历史系学生说出一两种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书,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《万历十五年》作为回答。如果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,他们往往会答复,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论著都很不一样。

但如果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“很不一样”,或者要他们回答,本书蓄意围绕着的1587年这样一个“无足轻重”的年份,去叙述崇祯帝、申时行、张居正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,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?

这时,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,说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,或许还不能算是太过头。

为了有效地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“印象派”和“朦胧派”,我感到有必要,在读书活动中提倡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、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。

它与应试式的读书方法很不相同,却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。另一方面,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应试阅读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,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,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、僵化的应对模式、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。

这是人们应当更长久地坚持的、更可靠的读书方法。从这一点出发,很值得回过头去,看一看古人怎样读书。

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,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。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,对于如何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



去贴近文本,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,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。古人读书的方式是:诵、录、校、疑、入味、“大其心”而“使自得”。

诵。“诵”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。古人的背诵能力,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。如黄庭坚五岁已经能背诵五经。成诵主要是为了在“精熟”的程度上充分地解读。它不是一种储存书

籍的方法,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。

录。“录”就是抄书。书籍难得,靠抄书保存文本,且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。所以古人有“一录则胜数过”的说法。

校。“校”即校勘。古人读书,在诵、录之前,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,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。首先,照本改字,要做到不错不漏,是一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。其次,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一种准确的判断与取舍,更是显现真功夫、硬功夫的难事。

疑。“疑”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。疑的过程,是由约而博、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。有疑故而要发问,有问然后才有学。

入味。所谓“入味”,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:“读书须到不忍舍处,方是见得真味”(朱熹);“弄书册而游息时,书味犹在胸中”(黄庭坚);“睡余书味在胸

中”(陆游,诸说俱见《潜邱札记》引)。

“大其心”而“使自得”。这是一种精神状态,是说读书“当玩味大意,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。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。学问之道无它,求其放心而已”(朱熹)。完美实现这一过程,关键在于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(即气度舒坦、平易)的精神境界。

古人读书的方法,对于我们今天从事“精读”特别有启发。我们做不到、事实上也不必用精读的方法来对待每一本需要看的书。很多书,只要大体翻一翻就可以了。但是,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,选择几种或十几种最重要的书籍来精读,我想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必要的。只有具备了起码的精读经验,泛读、速读,甚至“随便翻翻”,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缺少了对精读的体验,也就很难说真正学会读书。

姚大力(校文科资深教授)

光影书画



■ 樱花

你若问我这春天最美的摄影,
我会为你摘一朵花。
看花瓣沐浴纯白的梦,
听细蕊轻吻温柔的风,
春梅淡粉轻脂,早樱是春天的信使。
看取枝头群芳竞,使知人间春色浓。
诗人说,“春天的花应是冬天的梦”,
而冬日已遥,何不在春光里寻梦?
所有的梦想与期待都将在这个春天播撒。
生根发芽,生生不息。

实习记者 徐乐晴摄
实习记者 刘栩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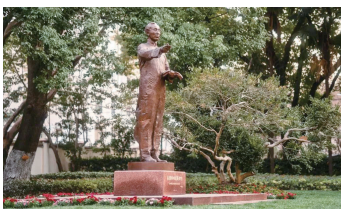
草木有情 相映成春

四季伊始,春日熙暖。晴空绿意,春日如许,青木葳蕤,春柏葱茏,枝叶扶苏,草木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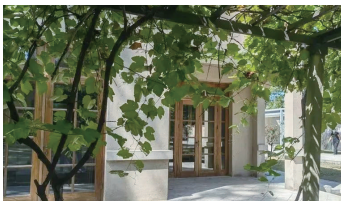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植树节春林初盛,光华充盈,那些沐浴盎然春意的校园植物,也生长着故事。

由复旦正门向南,先后步过邯郸路的喧嚣、国福路的幽静,面前由淡雅的浅黄院墙围成的庭院小楼,便是陈望道旧居——如今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。春风方过,展示馆四周的树木新芽换旧叶,翠色掩棕黄。而在其中,便有两株紫薇为望老昔日手植。因为紫薇是望老夫人蔡慕晖非常喜欢的植物,望老就在旧居庭院内亲手种下这两株。

自望老旧居向北,于花木



■ 陈望道像和陈望道手植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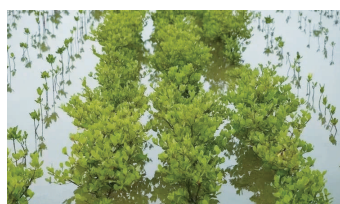
■ 苏步青旧居院中的葡萄藤

扶疏间,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映入眼帘。恣肆绽放的如云紫藤,陪伴“东方第一几何学家”走过门墙桃李的春夏秋冬,见证“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”折射出烁烁华光,更将“数学之王”高深玄奥的无上智慧,深深蕴藏。

旧居中有一座葡萄架,苏老曾在此种植瓜果蔬菜。葡萄藤如今依然枝繁叶茂,这由苏老手植的希望之木,也似长历风霜的子彬院一般,守望近现代中国数学发展的旭日朝阳。缦卷卿云,超然亭台;桃李无穷,故贤宛在。

出得玖园,往东南眺望。距久远达60公里的临港新城南汇嘴观海公园,孕育着别样的生机。

自珠江流域千里迢迢而来的红树林,于潮起潮落间在上海安家落户,创造了“逆境造林”的奇迹。忆昔项目草创时,它们的生命气息暂时被罕见的低温大雪掩盖,却在雪融冰散之后,焕发出无限的生机。“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,人和它们



■ 钟扬红树林临港基地

都要坚持下去!”彼时钟扬教授的欣喜宣告,犹在耳畔回响。“送给未来,许上海一个美丽的海滨”,这是钟扬的祈愿,亦是复旦人心怀寰宇的体现。

春到人间草木知,霜雪和寒意渐渐褪去,江湾校区校门左侧,景观大道以南的中央草坪及周边的绿化区域,校友林枝叶舒展,疏影摇曳。校友林是复旦校友和母校联系沟通的绿色纽带,是校友心系母校建设和发展的实物载体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草木有情,相映成春。这片5000平方米的校友林,沉睡了一个秋冬的鲜嫩绿意,绽放在日月光华之中。

湖光荡漾,惠风和畅,一簇簇绿叶正争先恐后地邂逅着春天。校友林中,时时可见同学们携书而行的身影,草木欣荣,绿意勃发,见证一个个美丽的瞬间,绘出光华灿烂的未来。

何妨驻足,在绿意和花瓣间寻找关于春天的幻想。

在春色中恣意徜徉,且行且歌,终遇灿烂光华。

梁柏诚 实习记者 严静雯



■ 江湾校友林

欢迎广大师生校友投稿副刊,征稿邮箱:Fudan_media@fudan.edu.cn